黃氏逸書考

漢學堂經解　　逸書考

孫毓毛詩異同評　　甘泉黃奭學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

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賚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汝墳道化行也

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

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焉昭

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

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

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

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

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

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葅設之於奧奧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

孫毓以王爲長

退食自公【箋】退食謂減膳也

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以干羽爲萬舞

孫毓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

干羽爲萬舞失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

羽飾衣也【箋】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

丁凡焉

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驂馬五轡箋云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

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
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
名

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

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鎗鎗是則
殷駕四不駕三也

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
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自相違戾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

公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覲子充乃反
往覲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
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
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
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
長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棖門梱
上木近邊者
王肅云升于堂以俟

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

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

知其不與鄭同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我視君子則以素爲

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

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

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又曰以美石飾象瑱

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爲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别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今失設纓以爲紘不得謂冠是纓

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毛王爲長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箋】姉妹之子曰甥

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

孫毓云姉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

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親皆稱甥

言采其莫〔傳〕莫采也〔箋〕我采其莫以爲菜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

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無朋平均不朋黨

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釋文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人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孫毓難肅云旣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觗拒之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孫毓以王爲長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

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孫毓以箋義爲長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箋喪禮旣祥祭

而縞冠素紕

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

孫毓以箋說爲長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

璂以玉爲之

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交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

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歎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饁民公嫗壟畝草間其飲食乎鄙亦訿矣

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

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傳〕無能毀我室者攻堅

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時周
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
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
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
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
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
公此之由然

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
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

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

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子孫土地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

舉至於歸時踰弁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隨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四國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

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毁壞其三正耳

又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

又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譏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畧言刺朝廷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箋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

一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孫鑛云周公之思歸恵成王之未悟耳上
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
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禹公至聖
見能未形非如讐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
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
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
惑假言廻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

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剌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

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

成王之去幽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覆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

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
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箋君子斥時在位

者也

王肅孫毓亦以爲在位朝廷之求賢

六月宣王北伐也

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

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

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云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

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

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

侵鎬及方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王肅以為鎬京

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

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
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
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
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孫鑛亦以箋義爲長

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
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
廟成則又祭祀先祖

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正義云孫王

並云述毛

西南其戸傳西鄉戸南鄉戸也箋西其戸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戸也又云南其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室一南戸爾

孫毓云猶東南其畝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吏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

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箴京周百姓怨王欲大有授命此支陳下民

族怨之言曲以感寤此王與祖伊諫皆同
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蕭不識
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
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
所定皆勝王也
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
殘虐也今據爲毛說
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

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德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王肅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

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譏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

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正義云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戕殘也

王作臧臧善也釋文

孫毓評以箋爲改字釋文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

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毋斥褒姒

有捄天畢〔傳〕畢所以掩兎〔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

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傳〕徂往也〔箋〕徂猶始也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

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王肅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 正義云據毛傳又無此意

孫鑛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

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

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

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

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
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
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正義云疏自言述毛亦非毛旨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
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
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
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

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正義云皆述毛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

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

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

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

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孫毓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享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傳皇大保安也箋皇暀

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illegible]氣歸[illegible]之
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
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
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
來爲義箋說爲長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信乎南山
之野禹治而邱甸之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

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之
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
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邱甸之非
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
千言多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
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
一成之數也

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縶之於

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詩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正義云此若申衛毛說也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發倉廩乃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貧乏者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饁）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

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
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
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
美否示親之也

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
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
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
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又云婦人無
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

不供不衜則爲惠不晉鄭說非也
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
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
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
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
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
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宮自有
常饌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

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云皆以鄭說爲短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

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

正義云是述毛之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

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

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

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王者廢興之喻王
說非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我得見女
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
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
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徧撿今本皆為慰
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
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為恨肅之說

言非傳旨矣

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箋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士大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之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

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

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緣

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

一篇之旨箋義爲長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塗泥附著也箋毋

禁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

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

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塗之必著

孫毓難鄭云若諭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
進何爲禁之而毋乎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箋〕上帝乎者愬之也
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姑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歌傷懷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大之人謂

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

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

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之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

國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武人謂將率也
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
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
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又云武
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
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
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

征戎狄而言　正義云俱是述毛爲說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京周國之地小

別名也

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孫毓以爲京師

文定厥祥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

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

文王纔十三四歲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

定求昏之事

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

子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天子造

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

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

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

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

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

以爲後世法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箋〕會合也

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正義云傳言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結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

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

積以燎之

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其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其也

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
居
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
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
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
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箋耆老也
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即混

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
之德文王則侵伐昆夷以應之
詩本皆作㾓孫毓評作應釋文
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
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
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昆夷
以應之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

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

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

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

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
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其耳書傳亦無玁
狁采薇稱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
之所言非無深趣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康安也姜嫄以赫然
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
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
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

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
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
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
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
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安
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
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
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

之正義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
與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
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
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
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
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
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
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
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
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
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
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

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

尙能令亡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爲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

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

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

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者有雲龍之帷褻媪之生由於玄龍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氷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

箋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孫毓云詩之序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

篤公劉

王肅云公號劉名也

王基云公劉字也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

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

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箋說爲長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

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正義云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伴爲廣大奐爲文章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

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

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意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猶女也

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

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

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
爲長
燕師所完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
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釋文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
鬱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
條鬯也
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

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
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
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
甫爲大師箋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
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
王命親兵也
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名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也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

公伐爲家事以致太平

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

辛螫之毒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

王肅云狄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

來服也 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

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配之是謂也

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

也

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

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
德宋無圜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
之於夏禘故云大禘